

黄骅英烈系列丛书

黄骅将军

董 猛◎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河北教育出版社



作者简介

董猛，原名董连猛。河北黄骅人。诗人，作家，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国家级优秀教师。曾任黄骅市政协委员、常委。著有《董猛诗词选》、《黄河游》、《董猛韵语》等诗集。其中《黄河游》一诗通篇九言，长达一万两千余行，被专家誉为“放歌黄河第一诗”，赞之“不仅是董猛本人的一部力作，而且在当前诗歌（或曰诗词）创作中也应是令人瞩目的难得巨制”，更被誉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补天”之作。据其作品改编摄制的影片《英雄黄骅》在全国公映。

封面题字：陈茂才

责任编辑：郝建国 蒋海燕 马海霞

特约编审：邹 卫

封面设计：于 越

黄骅英烈系列丛书

黄骅将军

董 猛◎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河北教育出版社

黄 骅 将 军

黄骅握别了杨勇和苏振华，率领着一个警卫排，星夜兼程，疾驰鲁南。他时任八路军鲁西军区副司令员兼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副旅长。自去年同陈士榘一起，从山西来到鲁西至今，已经整整一年了。那时，陈士榘奉命直接去鲁南担任一一五师参谋长，自己留在山西同杨勇、苏振华搭成一个班子，领导鲁西抗战，战斗在水泊梁山一带，狠狠地打击了盘踞在那里的日寇。现在战区形势有了变化，他奉命到一一五师师部报到。此时，他的脚步已经踏上沂蒙大地。他将马交给警卫员李天佑，自己信步顺坡登上一个山冈，朝前方望去。

巍巍沂蒙，逶迤八百余里，覆压鲁中、鲁南大地。沂山、蒙山、北大山、芦山、孟良崮等名山大岭，山高坡陡，崖险岭峻，层峦叠嶂，丛山连绵，到处悬崖峭壁，巨石嶙峋，古木参天。山中飞瀑流泉，涧深溪清。文峰山、浮来山、羽山、马髻山以及七十二崮，处处雄奇秀幽，风光旖旎。蜿蜒的沂河，如镶嵌的玉带，纵贯全境，充满灵气。这里是鲁南风光优美的圣地，也是抗日军民驰骋纵横的疆场。罗荣桓领导的一一五师师部就活跃在这一片大山之中。黄骅正观望中，从山岭间传来一阵歌声，仔细听去，唱道：

沂蒙山岭岭连山，百万雄师山水间。

鬼子凶残狗强盗，叫他有来无有还。

黄骅听了，心中不由升起了一股豪气，同时想到即将和罗政委见

面，心中也涌起一股暖流。他和罗荣桓已经分别两年多了，不知他近来身体如何，真惦记他呀！这次见了面，可以像在延安红军大学时一样，和他来个彻夜畅谈了。他不由回忆起同罗荣桓的几次会面来。

和罗荣桓第一次见面是在长征途中，在翻越雪山时两人邂逅一面。那次，虽然是行军途中偶然一面，但是那个眼镜以及那张苍白文弱的脸，给黄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每想到此，那个场景就浮现在眼前。

那时，黄骅还没有改名字，叫黄金山，在中央纵队陈赓任团长的干部团里担任特科营政委，和营长韦国清一起，带领特科营担当中央机关和中央纵队的开路先锋。特科营是由原来的“特科学校”因适应长征而缩编改建成立的，那时，黄骅是学校政委，韦国清是校长。现在，他们特科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执行着各种特殊任务。中央红军能够跨过千山万水胜利完成长征，其中溶含着黄骅和他的战友们的鲜血和汗水。

还是在红军从安顺场渡过大渡河之后，一堵五千多米高横亘数十里的大雪山又矗立在眼前。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毅然决定率红军纵跨这座亘古以来无人问津的雪山。黄骅同韦国清率领着自己的队伍走在中央纵队前面。此时，狂风大作，风雪弥漫，红军指战员们摆起了一字长蛇阵，鱼贯而上，在雪地里艰难攀登。

雪雾迷蒙中，人们缓缓地向前蠕动。特科营的指战员在队伍前踏雪开道。行走间，黄金山停下来想看看后面队伍的情形。就在他刚回头的时候，突然发现后面一个雪窝里有一团黑影，几个人在那里呼叫。他忙跑过去，发现是宣传队的一个年龄较小的战士僵卧在那里。他急忙推了他一下，没有动；又喊了一声，仍没有反应。他急了，一把把那个战士拉了起来——他已经冻僵了。“谁还有辣椒水？”他大声喊道。有人递过一个水壶来，他没有顾上看是谁，拧开壶盖就往那个小战士嘴里灌，灌了几口以后，把水壶又递还过去，接着又把手伸到小战士胸口前使劲

地搓。过了一会儿，那个小战士醒过来了。他拉着那个小战士起来就走。旁边有个陌生的声音说“爬山的时候不能停下来。来，把这件大衣给他披上。”说着，一件棉大衣递了过来。

这时他才抬头注意到刚才给他递水壶、现在又递大衣的人。这人三十岁左右年纪，脸色苍白，戴着一副眼镜，清癯若一书生。黄金山与他并不熟悉，点点头说了声“谢谢”。对方也点点头说“都是为了革命，谢什么？”旁边一位警卫员模样的战士说“这是我们主任罗荣桓。”原来是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因为有事到指挥部，这时走到干部团来了。黄骅朝他点了点头。罗荣桓微笑着也点点头说“我们都是革命同志。”说完，就同警卫员疾步向上爬去。黄金山抬头望了望他的背影，回头给小战士披上棉大衣，又叫自己的警卫员小焦拉着那个小战士一起往前走，说“别停下来，让他活动活动手脚。”说完，又继续艰难地攀登着。黄骅一向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从那时，他便记住了这个比他大十来岁的戴眼镜的白面书生。

两人第二次接触是在延安抗日红军大学学习的时候，这一次在一起时间较长。这所大学后来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罗荣桓和黄骅都是红军大学干部班的学员。通过朝夕相处的学习生活，两人逐渐熟悉了。几个月的学习，使黄骅在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上有了质的飞跃。他们学习的主要教材是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文件。通过学习，黄骅对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理论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特别是对于毛泽东讲的山地游击战在抗战中的地位一说，有他独特的见解，给了罗荣桓和同学们极深的印象。学习结束后，黄骅留校担任了学校干部团的政委。那一次，罗荣桓也以自己深刻的理论水平给黄骅以深刻的印象，黄骅总想和他一起探讨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

此时他站在山冈上向前望去，罗荣桓纤弱的身影就浮现在眼前。他笑了笑，心中想到“还要走多远才能到？怎么陈士榘这个老小子也不来接一接？”陈士榘是黄骅在晋西独立支队时的搭档，从他去了鲁南，

分别也一年了。

黄骅和罗荣桓的第三次见面是在黄骅奉命去山西省委担任军事部长。临离开延安时，罗荣桓找自己谈话。黄骅对这一次谈话印象深刻，不仅因为罗荣桓对黄骅强调了此行的重要意义，嘱咐黄骅务必不要辜负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期望，更因为就在这一次，罗荣桓向他建议为工作方便，改个名字。从那时开始，自己就以黄骅这个名字活跃在三晋大地。如今，他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那是自己和顾兰青刚结婚不久，这个眼镜一见面就道歉，说“哎哟，黄金山呐，光考虑工作了，忘了你刚结婚。我这简直成了王母娘娘银簪子划天河，把你这对牛郎织女分在两岸了。”

言归正传以后，罗荣桓说“黄金山同志，毛主席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在整个革命战争时期，武装斗争都是放在整个工作的中心位置，你去就是去抓这个根本。山西不仅是抗日的前线，也是我们陕北根据地的东大门，这里的工作如何，不仅关乎抗日斗争，还直接关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安危、党中央的安危、毛主席的安危。我们党早就准备在山西太岳、吕梁山、太行山一带开辟革命根据地，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你肩膀上的担子很重啊！”

“毛主席点了你的将，这是党对你的莫大信任。相信你是能担得起这副重担的。我们都要对党负责，对工作负责。这一次你我都要过河去山西，虽然岗位不同，但都是奔赴抗日前线，仍然并肩战斗。以后我们的联系还会很多，工作中有什么困难，你可以同我联系。支持地方工作一向是咱们军队义不容辞的责任。”

接着，罗荣桓又向黄金山介绍了山西的大致情形，进一步阐述了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说“山西有其特殊性，你要注意充分利用统一战线，狠抓武装建设，壮大抗日力量。山西有许多抗日志士仁人，你到省委工作，要同他们多联系，支持他们的工作。”

“是，罗主任，我保证完成任务。不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

也不辜负罗主任的教诲。可……”黄骅听了以后很兴奋，但同时也为被派到地方上去工作，要离开朝夕相处、一起经历过那么多枪林弹雨的同志和战友，感到一丝怅惘。

“不要舍不得离开部队，你还是我们一一五师的人，根据需要，随时都可能回来。”说到这里，罗荣桓又说“还有，金山同志，我还有个建议。你是不是可以改一下名字。这倒不是说你名字不好，因为我们同阎锡山刚开始合作，山西省委暂时还处在隐秘状态，这样可能更方便些。”罗荣桓笑着建议说。

“行！顾兰青还说我这个名字太陈旧，光想发财没有革命性呢。我也惦记着要改呢。”黄金山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着，又问道“改什么好呢？”

“是啊，既然改了就改得响亮些。自己有考虑吗？”罗荣桓问。

琢磨了一会儿，黄金山说“我倒是有个想法，不知行不行？”

“你说说。”

“我在老家时有个师兄叫柯松涛，他是我走上革命的领路人，已经牺牲了。他曾经赠给我一首诗，这首诗是这样‘疮痍满目叹犹嗟，辛苦补天缀锦霞。放眼神州云起处，黄尘万里待骝骅。’诗中他对我充满着期望，我想从这首诗最后这一句里取个字做我的名字，也有纪念他的意思……”

“唔，黄——骅——好，就用这诗中最后一句‘黄尘万里待骝骅’的‘黄’与‘骅’。正好，你姓黄，就这样。祝贺你，黄——骅——同——志。‘黄尘万里待骝骅’，我们革命的万里征程正待你去驰骋！就这样，黄——骅——同志。”罗荣桓站了起来，非常高兴地同黄骅握手，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罗荣桓又叫了一声“黄骅同志！”

从此，黄金山就改名叫做黄骅。他打小叫春伢子、春生、黄为有，参军后名叫黄金山，至此改名叫做黄骅。

黄骅想到这里，望着莽莽沂蒙群山，自己又默念了一下那首诗，缓步走下山冈。此时他由这首诗想起了柯松涛，心情不由沉重了起来。

柯松涛是黄骅幼时的老师柯汉卿的大公子，黄骅喊他师兄。他在武汉上学时就是共产党员了。毕业后奉中共湖北省委董必武、陈潭秋之命，回到老家阳新，组织、发动革命斗争。自己正是在他的引导下走上了这条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的革命道路。那时，柯松涛担任中共阳新县委宣传部长，和县委书记罗伟等一起组织领导全县的工农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反动军阀夏斗寅疯狂镇压阳新的革命群众，柯松涛率领许多赤卫队员隐入鄂赣边界大德山一带继续坚持武装斗争。那时，形势恶劣，斗争相当艰苦。黄骅得知县委书记罗伟被敌人残酷地“五马分尸”而牺牲的消息后，到山里来报告给柯松涛，他们都非常悲痛。晚上，柯松涛同黄骅在一棵大松树下谈心，谈的最多的是牺牲和信仰。那些铮铮话语，甚至谈话时的神情，黄骅至今都记得十分清楚。

皓月徘徊于东山，晚风习习于山涧。月光朗照，透过密林，稀稀落落洒落在林间的草地上。队员们都休息了，柯松涛查哨时，看见了黄骅，问“金山，怎么还没有睡？抓紧时间睡觉，随时准备转移。”“哦，师兄，睡不着。我在听，晚上好像也有松鼠出来。”那时黄骅还孩子气十足。

柯松涛同黄金山在一棵月光稀疏的马尾松下面坐了下来。平时行军时多，难得有这么个时间说说话，“金山，咱俩说说话吧。”“好啊，我就愿意同你说话，平时看你太忙，都不敢找你。”

“金山，这些日子变故太多。自从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以后，对革命进行疯狂镇压。咱们牺牲了太多太多的同志。何时英、肖作舟、曹卿云、罗伟都走了，还有很多的工农革命群众。咱们经历了太多的牺牲，革命流了太多的鲜血。我一闭上眼，就见他们血淋淋地站在我的面前，看着我。我知道，他们这是要我给他们报仇。我要杀尽所有的反动派，不杀尽他们我死不瞑目！我要为他们报仇！金山，咱们进行的是前所未有的革命，革命不是简单的复仇，但它需要消灭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敌人，我们要消灭的是整整一个剥削阶级。

“革命不可避免地要有牺牲。每一个共产党员在入党的时候，就已经宣誓，把自己交给党，为了党的事业，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怕牺牲，他把为党的事业牺牲看作一种荣耀。这不是宗教，但它确实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不是虚无缥缈的天堂，它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理想。它是通过亿万人的共同奋斗能够创造的一个崭新的世界。为了这种信仰千千万万的烈士倒下了，但是他们的血不会白流，他们的血已经化作一种精神，鼓舞着我们。他们的血包裹着他们不朽的灵魂，化作我们心目中的神圣，在时时地激励着我们。”柯松涛说得有点儿激动，黄金山听得入神。他继续说下去 “金山，你已经成长起来了，革命需要你这样的人，我希望你能成为我们的同志。”

“什么？同志？我还不是你的同志吗？你们？你们又是谁？”黄金山听着，突然大惑不解，大声问了起来。

柯松涛急忙示意他小声说话，然后又继续说：

“是，你是我们的同志，但还不是我们组织里的同志。我是说，你还没有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我为什么不是？我早就同你们一起战斗了。”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要成为共产党员就必须加入这个组织，成为它的一员，服从这个组织，服从它的纪律，必须要有为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理想而奋斗终生的信念，还必须要履行一定的手续……”

“那行啊，我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黄金山急切地说。

“金山，你要知道，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就要有为之牺牲的准备。现在我们要推翻三座大山，将来还要建设共产主义，道路很长，任务非常艰巨，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罗伟同志牺牲了，他给我们作出了榜样。今后我们肩上的责任会更重，我们准备作更艰苦的斗争，同时，”柯松涛稍微停顿了一下，又说，“也要有牺牲的准备。”

黄金山在斑驳的月光里看到他眼中闪着坚定的光芒，心有感触，突然憋不住地问 “师兄，我早就有一个疑问……”

“你说。”

“穷人恨地主老财剥削，要翻身就革命。你们家是财主，不愁吃不愁喝，你怎么也要革命？那不是革你们自家的命吗？”

柯松涛看了看黄金山，稍停了一下，又往前看去。月光洒遍了山野，山岭里明暗相间，层次分明；一片一片的山林，在月光下升腾起一片夜雾，朦朦胧胧的，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他从地面上拣起一个小石子朝远处扔去，然后说：“对，你说得很对，也问得很好。小时候我父亲曾经教育过我，要同情穷苦人。老人家很开明，这是我始终尊敬他老人家的原因。但是，真正使我明白要同情穷苦人，站在天下工农大众一边，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是因为我读了马克思、列宁、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以及董必武、陈潭秋他们的文章，后来又加入了共产党。读了这些文章，使我有坚定的信仰，我坚信共产主义的信仰。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最辉煌的社会。共产党这个组织就是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个社会不是只属于哪个人，也不是只属于哪个阶级，它是属于全人类！正是这个理想激励着我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一个有伟大志向的人生活在世上，不能只为自己或者自己那一帮人活着，他要为最广大的工农大众、最广大的民众活着，只为自己活着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人。而我，是想做一个真正的人，做一个有出息的人。”

“金山，你明白了吗？罗伟、何时英他们都是这样的人。我们都是坚定的共产党员，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个有了坚定信仰、坚定信念的人将视死如归。”柯松涛说完后，朝黄金山笑了笑，又点了点头。

“师兄，我明白了。你是个高尚的人，你们都是高尚的人。师兄，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成为和你们一样的人。”黄金山听后很感动，语气坚定地说。

“那就要准备流血！”

“我不怕！我时刻准备着。”

月上中天，清光如水，山涧的溪水映着月光跳跃着往前流去。松枝在月光下像一幅剪纸，松针也纹丝不动，有力地向上刺去。山间的小虫

似乎也都已经酣睡了，全无声响。不远处传来队员们的微鼾，同淙淙微响的溪流声交响成一支美妙的江南春之曲。

“金山，那天我写了一首诗，是赠给你的。”柯松涛望着眼前的夜景，对黄金山说。

“是吗？给我的？”黄金山一听，高兴得声音高起来。

“写在我的笔记本上了。我背诵给你听吧。”柯松涛看着黄金山微笑着说，接着就朗朗地吟了出来：

创痍满目叹犹嗟，辛苦补天缀锦霞。

放眼神州云起处，黄尘万里待骅骝。

黄金山听完了就记下了，他随着小声默念了一遍，又咂摸了一会儿说：“我记下了，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不会辜负师兄的希望，我会像你们一样，在革命的道路上驰骋千里，一往无前。”

那一夜，黄金山躺下很久很久才入睡，对柯松涛的话反复思索了很长时间。

不久，柯松涛遭地主民团袭击被捕。他坚贞不屈而血洒幕阜山，用自己的鲜血实践了自己的誓言，而那首诗和那些话语都牢牢地印在了黄骅的脑海，对他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黄骅想到这里，舒展了一下眉头，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接过警卫员递给他的缰绳，仍没有上马，而是继续和战士们一样徒步上路。

黄骅和罗荣桓第四次见面是罗荣桓奉命率一一五师主力东进山东时。由于形势变化，中央将山西分作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晋西南四个部分。北方局和山西省委经常在晋西南吉县、乡宁一带活动。省委此时称作晋西南区委，但是对外仍是以省委名义。当时，黄骅除了以省委军事部长的身份同薄一波共同支持“牺盟会”、组建山西新军以外，还领导着一支上千人的游击队，对内称作省委卫队，对外则以一一五师

游击队的名义活动在晋西南一带。鉴于这支队伍的重要性，毛泽东和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曾几次指令一一五师给黄骅支队派人加强力量。黄骅得到消息后，同书记兼政委林枫高兴得合不拢嘴。临分别时，黄骅一面感到离别的怅惘，一面着急地问“罗主任，中央和北方局都要求部队帮助我们，支持我们。这还没有落实呢！”

“哈哈，黄骅呀黄骅，我就知道你这个家伙有想法。怎么？你还没有说你也要去山东呢。参谋长，你说说吧！”罗荣桓用手指点着黄骅，而后又转向陈士榘说。

“黄骅呀，你说也好不说也好，反正已经是这么回事了。根据毛主席和总部命令精神，把我留下来了，还有一个补充团，行了吧？你小子老是念叨，念叨，念叨，把我念叨下来了。真有你的，恨死我了！你愿意为我愿意留啊？”

“是吗？真的？哈哈，这是毛主席说的，怕你不留下！”黄骅高兴地大声叫了起来。林枫等几个人也都高兴起来，过来和陈士榘握手，黄骅也过来握手，被陈士榘推到一边“去去去，谁和你握！”

“林枫同志，我把陈士榘同志和这个团就交给你了。可以把陈士榘同志和黄骅同志的支队合在一起，成立一个晋西支队，在这里仍然代表八路军一一五师。怎么安排就由你了。”

“行，太好了！”林枫说，“这样我们心里还稍微踏实一些。”

在具体分工时，陈士榘说“黄骅，既然你把我拉下了水，分工就由我说了。你是这里的军事部长，掌握全面。你就兼任队长，我帮你好了。黄骅同志在地方上待的时间比我长，情况都了解，工作起来更方便顺当，我坚决配合好。”

黄骅笑着说“你别顺坡骑毛驴就着下来。这个队长就是你。什么‘地方’不‘地方’？地方有区委呢！咱们队伍就是打仗。打仗你的经验还是比我多，你的队伍又是主力，队长就是你的，别推了！”

“再说，我体会中央的精神，这么一安排，就一一五师来说并没有调防，只是走了一部分，大本营还在这里呢。你不顶着谁顶？晋西支队

是一一五师晋西支队。我现在更明白了，当初我那个支队对外称一一五师游击大队，不只是让我归队，还有深意呐。”

罗荣桓笑了：“黄骅呀，黄骅，还是你能深谋远虑，不傻呀。”

“还有一点，林枫同志，我们走了以后，力量怎么说也减弱了。建议你们搬到隰县去，那里山势险要，便于转移。鬼子这么频繁地‘扫荡’，你们还和阎锡山的队伍挨这么近，多警惕着点好。那里安全多了。”罗荣桓转过头来又对林枫说。林枫深以为然，点了点头。

最后倒底是由陈士榘任队长，黄骅仍是区委军事部长兼任支队副队长，林枫任政委，参谋长刘德明，政治部主任王麓水，辖两个团。一一五师晋西支队就正式亮相登台了。

“那么，咱们就干了这一杯吧！”罗荣桓端起碗来大声提议。

“好，干！”黄骅和其他人都也端起碗来响应。

“慢，还有一条。罗主任刚得了一个大胖小子，革命又有接班人了，为接班人干！”陈光大大咧咧地喊了起来。

“是吗？老罗。祝贺你呀！干！”大家一起干了那一大碗酒。

就是从这一次告别，两人再也没有会过面，至今已经有三年了吧！黄骅想到这里不由感叹了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日本鬼子至今还没有赶走，真得‘持久战’啊！”

他们一行数十人沿着泗水河上溯，又翻过一个山包，天早已经大亮了。黄骅让战士们停下来吃点儿干粮，又问向导老魏，老魏说“前面就是下桥，这就到根据地了。”黄骅往前望了望，松了一口气，他把自己的五花马交给警卫员，马背上驮了一大堆行李。原来行军时他向来不骑马，自己随战士们一起走。这时他招呼着其他人在河边洗洗脸，然后坐下来吃点儿煎饼。

向导老魏跟他们一起吃“黄司令，我们山东的煎饼还吃得惯吗？”

黄骅一边吃着一边说“刚到山东吃这个还真不习惯。听何参谋长说这东西还有个说法，是什么‘圆如银月，大如铜缸，薄如剡溪之纸，

色如黄鹤之翎，此煎饼之定制也’。但是要是搁了几天再吃，那就费劲了，不太好咬；不过柔韧绵软，便于存放，易于携带。咱们行军打仗，可真是种好食品。”接着他又感叹一声说 “咱们能吃上这个就了不得了，山东的老百姓自己都不见得能吃上。他们把粮食先给八路军，让咱们打鬼子保家园，自己吃糠咽菜，山东的百姓真让人感动。”

正说着，突然见前面有人影晃动。他立即小声而急促地喊了声：“有情况！”随着他的声音，所有战士立即卧倒，扳机都打开了。

向导老魏仰起脖子看了一会儿说 “是自己人。”他站起来挥着手喊道，“是我，是我老魏！”他喊着向前走去。

稍许，对面有几个人站了起来，有人也呼应起来了。黄骅也看清前面都是些和自己一样穿着八路军军服的人，再定睛一看，他竟忍不住大喊起来 “老陈，陈参谋长，可看见你们了！”说着他跑了过去，对方一听也往这边跑过来。跑过来的人正是一一五师参谋长、黄骅在山西的老搭档陈士渠。

陈士渠一听说黄骅要来，早带着一队人马出来十多里地迎接了。昨天晚上他们就已经赶到了下桥，今天一大早，听哨兵说发现人马动静，估计就差不离，便一面警戒一面仰着脖子张望。此时他和黄骅热烈地拥抱着，互相捶了几下。

“那么急调我来干什么？”黄骅同陈士渠拥抱完才握手，他急不可待地问。

“你小子怎么才到？路上磨蹭什么了？让人等得着急。”陈士渠根本就没理他的话茬，急急地问他。

“快上马走吧，到家再说话。”同陈士渠来的还有原“晋西支队”的参谋长刘德明。又是一阵拥抱和捶打。

“走，回家！”黄骅和陈士渠都大声说。黄骅和他的战士们一扫整夜的疲惫和困乏，精神大振，向师部驻地进发。

罗荣桓正在师部焦急地等待黄骅。

对于罗荣桓来说，黄骅最初引起他的注意，是在军政大学学习时，一起讨论毛主席关于游击战理论时黄骅的发言。那次讨论会上，黄骅说“毛主席提出的游击战特别是山地游击战，在抗战中是有战略意义的。这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特别强大，而我们的力量特别弱小的基本形势决定的。这种形势我们还不能在短时期改变而要长期实行，因此它具有战略意义。过去，在苏区同蒋介石打，我们就采取了这种方式，多次取得了胜利，今天面对凶恶异常的日寇更应该这样。”

“在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前提下我们不能与敌决战，只能一步一步地消耗敌人的力量，积小胜为大胜，一直到我们最后壮大起来再同敌人决战。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从这一角度来看，进行游击战争不是局部和暂时的行为，尤其在当前八路军的抗战在全国还起不到决定作用的时候。”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在当时并不为全党接受，因而这个发言在那时应该说是很有深义的。

从那时，罗荣桓就认为，黄骅绝不是个只知道打仗的莽夫，而是一个有思想、有见解的指挥员，革命需要这样的干部。除此而外，还有两件事加深了他对黄骅的了解，从而看重他。

一是，在长征胜利后进行总结时，人们通过实践都认识到，长征胜利是由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是红军战士们钢铁一样的革命意志，同时也是由于广大指战员坚定地执行了党的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刘伯承和彝族头领小叶丹结拜为兄弟的事，便是一个典型事例。同时，黄骅和他的工兵连宁可被彝族群众剥光了衣服，抢光了工具也不还手的事迹，也被津津乐道。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大为赞赏，还风趣地说了一句“到了人家倮倮国，你们也算入乡随俗了嘛。”

二是，黄骅到了山西以后，在一次常委会上，书记张静由于念念不忘阎锡山过去残酷镇压革命群众、“围剿”红军的罪恶而反对同他搞统一战线，反对搞“牺盟会”，黄骅与之发生了争执。这件事由于北方局的干预和张静的调离岗位而得到解决。罗荣桓知道后，对黄骅坚持原则、不怕强权的行为大为称赞。